

大家小说

人生掠影

耿宝昌先生的学风与品格

吕成龙



2011年6月10日,耿宝昌先生(前排左一)与吕成龙(前排右一)在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观摩景德镇市珠山明代御窑遗址出土成化斗彩瓜地行龙文天字罐残器

精彩阅读

耿先生朴实的生活、非凡的阅历、超强的记忆、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文物鉴定水平等,都给我以深刻印象,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学习之始要拜一位好的老师,要尊重师长;学习要立志,要有目标,力求高精深;学习基础一定要打牢;做学问要诚实,不要不懂装懂;要善于与人相处,虚心向他人学习。

1984年6月,我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故宫博物院陈列部陶瓷组从事古陶瓷研究工作。工作伊始,就有幸见到了古陶瓷研究方面的大家耿宝昌先生。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我参加工作不久,与陶瓷组王莉英老师及其他两位同事一起,在清史馆陶瓷库房聆听耿先生讲授初景德镇御窑瓷器的场景。这是我与耿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当时耿先生虽已年过花甲,但看上去神采奕奕。光阴荏苒,这个场面已过去38年,然而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当时老中青三代在一起探讨学术的融洽氛围仿佛就在眼前,这张照片也不断激励我虚心向老一辈专家学习。由于从参加工作开始直到1998年,我和耿先生分属于陈列部陶瓷组和保管部陶瓷组,两个部门又相距较远,因此,在这14年里,我与耿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很多。

1998年我院进行机构改革,成立古器物部,因与耿先生同属一个部门,与耿先生见面和一起工作的机会多了起来。迄今为止,我与耿先生认识和交往已38年,应该说对耿先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身上值得学习的闪光点很多,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勤奋好学,笔耕不辍;

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抵住诱惑,保持定力;热爱故宫,甘于奉献;坚持原则,洁身自好;心胸豁达,淡泊名利……如此造就了耿先生的大家风范、我国文物博物馆界的一面旗帜。

耿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专家,有人称他“泰斗”“鉴定大家”,对于这些赞誉,他往往一笑置之。但认为耿先生在传奇的阅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超的鉴定水平等方面,目前尚未有能出其右者,却是不争的事实。

仅1956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后,耿先生上手鉴定过的历代古陶瓷就不计其数。国内大多数文物博物馆单位所收藏的古陶瓷,都请他作过鉴定和甄别。1995年出版的由他主持编撰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汇聚了全国各文博单位收藏的近千件陶瓷精品,基本都经耿先生亲自鉴定。多年来,他应邀对美、加、日及西欧、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访

问,并与同行、同好进行学术交流,考察并鉴赏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博机构收藏的中国古陶瓷,其高超的水平,受到海外人士的一致首肯。

耿先生朴实的生活、非凡的阅历、超强的记忆、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文物鉴定水平等,都给我以深刻印象,成为我学习的榜样。而每当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先生所给予的慈父般的关心,以及向先生请教专业问题时,先生不厌其烦给予的悉心指导,更使我倍感温暖、肃然起敬。记得我经常向耿先生请教古陶瓷鉴定方面的问题,他跟我讲得最多的就是要综合考虑造型、纹饰、胎釉彩、制作工艺、款识等几个方面,缺一不可。同时,又要防止草木皆兵、对所见到的陶瓷器均妄加猜测,甚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弄得无所适从。出现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对识别伪品尚缺乏必要的历练。要知其真,也须识其假。只有选出典型赝品当反面教材,详加分析,切磋揣摩,积累丰

富的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提高,才能胸有成竹,使我们的双眼变成X光机,作出真知灼见的判定,而非若明若暗、人云亦云、左右摇摆。先生的言行给我很大影响,我常常勉励自己要毕生以先生为榜样,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力求成为古陶瓷研究方面的行家。

耿先生投身文物界已80多年,仅在故宫博物院就工作了66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经验,对于如何成才有独到见解。他经常跟我提及,学习之始要拜一位好的老师,要尊重师长;学习要立志,要有目标,力求高精深;学习基础一定要打牢;做学问要诚实,不要不懂装懂;要善于与人相处,虚心向他人学习。这些经验堪称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我学习业务的座右铭,也值得每一位年轻同志借鉴。

平时在与先生的闲聊中,他多次对我谈及两件事情,一是谈到我院有一位叫赵涤贤(绰号“赵夫子”)的老职工,常对人说:“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忘乎所以!”先生认为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人人都应引以为戒,即做人要低调,不要目中无人。二是先生的老师孙瀛洲生前常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把基础打牢,要经得起三问不褪色,要挺得住三斧砍不倒。这两件事情实际也反映出先生高尚的情操和严谨的学风,我已将这几句至理名言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里。

我常常为自己能在花甲之年还能得到自己所敬爱的百岁老师在做人方面的教诲和在做学问方面的指导而感到自豪,这可是多少人所羡慕和梦寐以求的,对此,我一定会倍加珍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



刘跃进:念兹在兹的师生之情

本报记者 郭海璇

近日,“刘跃进先生《从师记》暨新时代学者散文研讨会”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以线上线下形式举办。《从师记》叙写作者求学从师的经历,抒发尊师崇师的情怀。刘跃进追忆与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傅璇琮、魏隐儒等良师益友长期交往的点点滴滴,彰扬俞平伯、王伯祥、吴世昌、吴晓铃等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定格了几代学人的渊博与风雅,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的感念之情。

谈起《从师记》的创作过程,刘跃进说:我们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见证了所有的时代的苦难、艰辛、辉煌和梦想,内心充满着各种感动、感恩、感怀、感

念、感慨。《从师记》只是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念兹在兹的感恩之情。

同时,在刘跃进看来,“学者散文”这一概念若能成立,它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学者撰写的散文,要有学术气息,真实可感,不做作、不矫情、不卖弄、不虚伪。他引用宋代张熾“学者须做有用文字,不可尽力虚言”的话语,以及清代顾炎武关于文章需有益于天下的主张来表达自己的文学取向。刘跃进表示,当代学人要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以这些人为榜样,用散文笔法叙写学术的艰辛和快乐,引导学术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向民众,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作一点点微薄

赵秀君: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本报记者 杨雪

当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青年京剧团团长赵秀君给记者发来由她演唱的新创京剧《跟党迈进新辉煌》《阮二郎·太平谣》时,记者立刻被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荡气回肠的旋律所吸引。诗词和京剧是传统艺术百花园中的两颗璀璨的姐妹花,而富有京剧音乐元素的歌曲,更是得益于京剧艺术的滋养。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将诗词和京剧融合在一起,创作了四首京歌。

《跟党迈进新辉煌》体现我党革命的艰辛历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今天,《阮二郎·太平谣》歌颂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心路历程。《鹧鸪天·旌旗颂》是对今天美好生活的展望。《江山如画》是歌颂中华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盛世华章扬帆远征再创新辉煌的决心。

这四首京歌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筹划的。从作词开始,赵秀君与青年词作者柳峰就数易其稿。到作曲环节,更是与青年作曲家祝福夜以继日地工作。打造精品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艰辛,为了表达这份炙热心情,赵秀君反复修改唱词、打磨唱腔,常常与大家一起加班到深夜。在打赢这场文艺硬仗,用脍炙人口、期待流传的佳作向党 and 人民献礼的决心之下,观众很快欣赏到了这四首恢宏大气又充满青春力量的京歌。

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赵秀君表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

王兆鹏:词学研究要关注当下

本报记者 谢颖

日前,第十届中国词学研究会年会暨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专家学者们围绕词史、词体本源、词学批评与词学思想、词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畅所欲言,在点评与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要促进词学研究者与词作者的互动交流”,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王兆鹏对词学研究及词体创作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

“古代词学的指向,无不是面对词的创作实践。”王兆鹏表示,从南宋末年张炎《词源》,到明代嘉靖年间张綉撰《诗余图谱》,再到清初朱彝尊《词综》,都是给词人创作树立典范、指引路向。现代以

来,以词史、词学批评为中心的词学研究,与词学、作词渐行渐远。

对此,王兆鹏认为,中国词史不是过去完成时态,而是现在进行时态,自唐宋至今,仍生生不息,作者既代不乏人,作品亦层出不穷。如今词史、词人群体林立,每年各种期刊和自媒体推出的词作多如牛毛,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词学研究者需要披沙拣金,让更多鲜活的词作文本充实丰富词史;关注当下日益活跃的词体创作,给词作者以适当的引导,也从当下的词体创作中发现和提炼新的理论观念和创作原则。“研究者与创作者良性互动,既有利于当代词坛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词学领域的拓展。”王兆鹏说。

凸凹:描摹京西文人群像

本报记者 张丽

知名作家凸凹最新力作《京西文录》日前在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散文集勾勒描摹了鲜活生动的京西文人群像。凸凹是北京乡土题材创作代表性作家,长篇小说《玄武》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近年来,他立足京西创作了《京西文脉》《京西逸民》《美狐》等多部优质长篇小说,呈现出浓郁的京西风情与深厚的文化内涵。

《京西文录》描绘了50余位当代京西文人,写他们的心灵气象、文化作为和情怀担当。透过他们的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让大众看到了乡风淳朴、人文深厚的京西房山,看到了有情有义、担当有为的京西人,同时也勾勒出京西文化乃至北京乡土文化的内涵意蕴。“这部《京西文录》,采取的是主观的视角,选取的人物多是与我有过工作交往、生活交往、文学交往、情感交往的人。所以,与其说是选取,不如说是缘定,是自然而然走进我的心中、走到我的笔下的。”凸凹说道。

《京西文录》可以说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的一个文化成果。为

给人们提供一个在场的、可资信任而且有启示借鉴意义的解读文本,凸凹十年之功,饱含感情地描绘了这部文化群像谱。凸凹表示,“通过对几十位文化人物的观察、感受与描摹,给他们画像,给他们塑魂,呈现出他们在平凡中的不凡、在平凡中的平凡,在卑微中的高贵、在高贵中的卑微。让人们通过阅读,走进他们的生命世界、精神世界,认识到文化人对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对文明进化的独特作用,也从生活的角度体会到文化人的可亲、可爱、可叹、可敬。因而在心目中,给他们以神圣的位置;在现实中,给他们以真诚的尊重。”



敢有歌吟动地天

白庚胜

歌“后记”中称纳西族是一个悲剧的民族时,我才心有戚戚。

由于都产生于旧时代,除了“公气调”之外,“哦莫达调”也是悲声连连,“哦忍仁调”更是如泣如诉,而且大都吟唱于丧葬等仪式。仅就这些曲调名就可以知其意:“公气”为“吟诵哀愁”;“哦莫达”为“鹰难飞”,且有一首歌谣为它作注:“鹰眼被线缝,鹰翅被捆绑,鹰胸被铃挂,鹰脚被链锁,所以鹰难飞”;至于“哦忍仁调”,其意是“慢慢来”,因为心事沉重、哀痛如山,不愿惊动亡者,苟活者的歌舞乐声,当然只能慢慢来,岂可欢快而又轻松?及长,分别到原丽江县上宝山、维西县拉哈村收集《吕依阿舟若》《唱艾勒》,发

现也都是哀婉沉雄的民歌,更相信刘超先生所言之不谬了。

新中国成立后所产生的民歌则不然,不仅内容焕然一新,而且其曲调亦轻快明亮起来,“劳卫威”“阿丽丽”“冬劳丽”等是这方面的代表。只是,旧民歌的曲调仍在一些表达歌手低沉情绪时,特别是在丧葬等仪式上继续使用,让我依然照见纳西族古老的民歌心路。

我从出生到离开故乡时,对于纳西族民歌,除跟随母亲吹柴时在空无人烟的深山听她老人家吟哦一二之外,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到了1982年第一次回乡作民间文学考察,我才与它们续上弦。

有一天,我从丽江古城步行回村,遇上已经70多岁的同村和芝林老人,我们一路同行。当他了解到我此行的目的后,讲起很多纳西族民歌的知识和趣事,并说我的三爷爷白文典曾经是丽江坝子十分有名的歌手,只是早已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亡故,后代纳西人再也享受不到他优美的歌唱了。接着,他为我吟诵了一段三爷爷曾创作的《挽歌》,以证所言不虚:“昨晚得一梦,梦见大雪飞,今朝起来后,见非大雪飞,而是孝男女,披麻又戴孝,天地白茫茫。昨晚得一梦,梦见雨滂沱,今朝起来看,不是雨滂沱,而是孝男女,泪水流如注,四面尽海洋”。听罢,我立即被纳西族民歌的魅力所征服。不久,我从赵净修先生那里听到一首情歌转述:“昨夜梦见君,今朝不见君,若知不见君,何必梦见君”;和钟华先生亦为我唱过一首江边民歌《小小黄铜镜》。其后,伴随着在奉科、宝山、拉伯、新尚等地的民歌经典收集不断深入,并结合自己对李霖灿《金沙江情歌》、刘超《纳西族的



2003年,白庚胜(右)向剪纸艺术家采访剪艺口诀

学海星光